

## 优洞之美

○ 通讯员 龙春兰



秋天红叶

我以为,我要写天柱县高酿镇的秋景的话,应该是类似圭大千银杏树或地良古村落等等,没想到居然先写了优洞。

优洞距离高酿镇15公里左右,在凸洞村附近开始爬坡,弯弯曲曲沿着山谷一路向上,达到山顶后就在一座又一座山巅间辗转穿行。

去年11月,随着枫叶渐渐泛红,天柱的天气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久违的阳光,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念大自然的芬芳。这个月因工作需要,我连续两天来到优洞,阳光明媚的天气下村工作是一种享受。来到优洞,我深深陶醉于优洞的美景了。

沐浴着暖暖的秋阳,行走在优洞的通村水泥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老乡栅栏内的青菜、蒜苗在阳光下绿得耀眼,这些没有化学肥料污染的原生态蔬菜,一看就特别惹人喜爱。田野边一根根浅紫色的芦苇随着微风轻摆着身姿,远处的丘陵上是零零星星的木楼人家,门前的稻田正在翻犁起垄,门前屋后的枫树是最美的风景了。那渐黄渐红的叶儿似满树繁花,在比爱琴海还要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是那样的熠熠生辉。我忍不住掏出手机,上下左右随拍一通,感觉还拍不够,我又慢慢爬上老乡饲养生猪的木棚上拍了几张,这才恋恋不舍地继续往前走。

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继续向前,在一个叫坝脚的山凹转角处,我看到了一棵柿子树,光秃秃的枝丫苍劲有力,令人振奋的是满树的枝条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一个又一个,密密麻麻,像橘色的灯笼,似红色的宝石,黄里透红,红里透橙,满满的成熟感。虽只是相望,但可以想象那又柔又软的手感,那又甜又酥的口感。

这个山凹有五六户木楼人家,但没见一个人,寨子中间是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弯曲,却很洁净,忍不住好奇,我沿着斜坡顺路而上,百余米的样子,在两座山峰的接轨处,有一大片茂密的竹林,苍翠、幽深、清爽。竹林左侧是一条石块铺成的古道,向远处的山脚延伸而去,看不见路的尽头,望得见的是老乡的屋檐。很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真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啊。

再往前的路上,一位大娘拄着拐杖伫立在房前,似在翘首期盼离家的孩儿,又似观看这一拨拨的行人。我上前叫声大娘,想找大娘要个口袋,我想待会把优洞这美丽的秋叶带几片回家做书签。大娘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吃晌午,真心谢过大娘。少许片刻,大娘给我拿来了口袋,还装了好几个橘子,说是太阳天,容易口渴,带个橘子可以解渴。我很感动,我与大娘初次相见而已,大娘却待我如亲人。

天晴好晒谷。从寨子走出来,在一个议事院坝场,一个年轻的妈妈在翻晒着稻谷,她三岁左右的女儿坐在旁边的木材上,浅紫的衣服,淡蓝的发夹,大眼睛圆脸蛋,清秀极了。征得孩子母亲同意后,我给小姑娘拍了张照片,同伴看了,立刻赞到“这孩子的眼睛会发光哟。”是的,小姑娘甜甜的笑容,清澈的眼神,干净得像天上的云朵。

很想看看优洞的全景,同事却告诉我肉眼是看不到优洞的全景的,因为优洞是全镇36个村居中人口仅次于地良的第二大村,优洞人多地宽居住分散,13平方公里,2000多人,有30个村民小组10个自然寨,但没有一个集中连片超过30户的寨子。走不完的优洞,看不遍的优洞,真是个神秘的村庄。

我,只到了优洞一隅,却看到了如此多的美景。我忍不住把刚才拍的照片发了几张给远在深圳打拼的伍哥,因为他的家在优洞,虽然,我不曾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家究竟在哪,甚至,我忘了我是怎么有他微信的了。只是,九月时他看到我发的关于贫困大学生救助的朋友圈后果断出手资助了这个贫困生1万元,把我和孩子感动得一塌糊涂。

伍哥收到我的图片后回复两个字:乡愁!

短短两个字,道出的全是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思念与牵挂。

是的,故乡是令人魂牵梦萦的,更何况优洞是这样一个远离了红尘的喧嚣和浮躁,古朴、宁静、美好、温馨的村落。

## 黎平县借力巧打旅游宣传牌



欢乐过侗年

本报讯（通讯员 姚进忠 张文丽）黎平县采取“民办官助”的方式,以传统侗年节活动为媒,按照“节前发力预热、节中活动组织、节后宣传发酵”宣传手法,助推全县文化旅游宣传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一是强化主流媒体宣传。邀请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级主流媒体参与侗年活动宣传报道,让侗民族文化登上全国大舞台,让全国听见黎平的好声音。二是打好营销“组合拳”。与省州等媒体合作,对侗年活动进行了两天的直播,直播人气达到10万余人次。同时,利用州县旅游部门公众号、县宣传部1门公众号等多家公众号发布侗年活动信息,实现浏览量突破百万余次;借力今日头条、新浪微博、学习强国等平台优势,发布侗年及黎平旅游资源相关信息,仅微博的阅读量就达到5000万余人次,侗年报道刷屏网络。三是用好新媒体。组织州内近三十名网红,通过自媒体平台直播、拍摄短视频,提前为活动预热,为侗年宣传造势,观看人次达到6000万余人次,实现了黎平节庆宣传在自媒体上最大的一次宣传矩阵,为传统节日持续发酵。四是开好旅游推介会。组织召开了“欢乐侗年,助力脱贫”文化旅游推介会和一品贵州全国旅行社黎平新产品发布会,中旅集团10省区旅行社和一品贵州联盟30多家旅行社参加,并签订了合作协议。

黎平县通过加大旅游宣传营销,以“侗年”传统节日活动为载体的旅游宣传得到了上亿次点播,吸引了浙江、广州、桂林、贵阳、重庆等地游客来到黎平,带动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2000余万元。

# 临风玉树千山美 冰天雪地醉红阳

○ 通讯员 杨明



高山雪松

冰天雪地上台江红阳草场,算是“姑娘出嫁——头一回”。

公历2020年12月31日,算是农历的深冬时候,事毕之余,欣然驱车前往海拔1600余米的红阳草场,就想领略冰雪中红阳草场的风采,也算是今年游历的收官之旅。

在山脚,气温指针在1℃左右摆动。随着车辆在山中盘旋而上,气温逐级降低。与红阳苗寨擦肩而过后,爬上一道长长的山梁,好在路上未结冰,右方海拔约1400米以上气候带的红阳山脉北面,出现了一抹抹洁白的冰雪。由于山脉的连绵起伏、蜿蜒而行,北风刮上了一道道冰层,凹陷之处便是青黛的背风面,黑白色调十分分明。远远看去,红阳山如同秃顶的巨人,头上周围未脱

落的青丝,此时也如暮年白发。

今天,既无一缕冬阳,也无一滴毛雨,但却冷得令人恐怖,草率拍得几张照片,又赶快钻进车里,车里暖气未停。车辆顺着—匹草山山脉攀登,这匹草山西东走向,横亘天际,北面冰雪封山。与草山并行的对岸山脉,算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树林里常绿树与落叶木共生,绿叶木青翠如黛,落叶木如竹扫般插在林中。只有山脉上部出现白生生的冰雪。由于左右两条山脉分支于红阳草场顶峰,越往上走冰雪景观就越明晰起来。不过,这是西南地区的冰雪,难见一次雪似鹅毛纷飞。唐代诗仙李白在《塞下曲》中写到:“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想必五月的“天山雪”肯定是“积雪”,至于“天山飞雪”

定是诗人妙笔生花、巧文所致而已!五月,在红阳正好进入夏季,只有草木郁郁葱葱,“雪花漫舞”仅为梦幻罢了!今日,在红阳草场见到的“冰雪”是寒风的今生,寒风是“冰雪”的前世。笔者曾经写有一首拙诗:“初识天山雪,疑为苗疆莲。赠送雪一片,路遥失荒原。”地域不同,时候不同,遇见错时的雪花,自然有错位的联想。美诗是笔者思维空间的张扬闭合,是笔者思想情感的纵横驰骋。可谓“—山冰雪—山景,一片雪花—片情”。

当你在目睹眼前的冰花雪原,方悟银装素裹的真谛。天气挺冷,冷得冰山雪树都在发抖。真有“千山鸟飞绝”的味道,没有鸟飞没有鸟鸣,不知平时欢乐的鸟儿躲藏到何

## 侗寨门前三座桥

○ 通讯员 张维军

毛坪,是岑巩县羊桥土家族乡龙统村的一个传奇侗寨,居住着180多户400多人的姚姓群众。这里环境奇特,风光优美,集河流、山峡、高原、盆地、溶洞、梯田和人文诸多景致于一体,吸引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观光探奇。

最惹眼的,要数侗寨门前的三座桥:一座木桥,一座铁吊桥,一座钢筋水泥桥。它们静静地横卧在清波粼粼的车坝河上,在清幽的自然环境中排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像一处悬在空中的桥梁博物馆,令人触目感怀,激发起强烈的观瞻欲望和好奇心。

毛坪的木桥十分简易,将原木和木板搭成桥身,用一对一对的原木短棒捆扎叉住,再将木叉立起固定在河水中,就架成了一座古朴原始的桥。侗寨群众说,自从明末清初,他们的祖先来毛坪居住时起,这样的木桥就是他们毛坪一带群众过河往来最好的“便捷”交通。

关于木桥的历史,姚本前的记忆很深,他的父亲姚祖德,一辈子在车坝河的毛坪渡口做船工。每年秋冬时节,河水枯瘦,姚祖德在100多米宽的车坝河上搭桥,一来方便两岸群众往来,二来也可以腾出时间去收河税,或去干些农活。到了来年春夏,河水涨起,根据以往经验,木桥难免要被洪水冲走,他便把木桥拆卸,收藏起来,然后抬出家里的木船,划船渡人过河。

毛坪侗寨的姚家人,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服务车坝河两岸200多个村寨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时间长达300多年。他们的报酬,就是过河群众自觉自愿交出的河粮,一斤行,一两也行,不交也行。

说起过河,侗寨群众都是一把辛酸泪。70多岁的姚茂和老人回忆说,一年春天,车坝河涨大水,毛坪有人扛着农具、牵着牛,上船过河去春耕。船至中流,一个大浪劈头打来,一船翻个底朝天,人和牛全落

水。幸好毛坪人都是水鸭子,在寨人的全力施救下,没有出现生命伤亡事故。

时光移至2006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激荡,侗寨姚家的青年子弟一个个按捺不住,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车坝河上的渡船无人接棒。船工老了,渡船烂了,木桥也垮了。莫说是过路客,就是河对岸同村4个寨子的120多个孩子,来毛坪侗寨的龙统小校上学,也成了天大的难题。

当时,龙统小学有9个老师,一早一晚,不管是冬雪夏雨,从校长到代课老师,找到河水浅平的地方,一律脱掉鞋袜,挽起裤脚,蹲下身子弯下腰,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背过河来,又把他们一个一个地背过河去。

天长日久,校长高中和急了,找到羊桥乡教育辅导站的姚茂龙商量,呼吁在侗寨门前的车坝河上建桥,解决学生上学难的燃眉之急。姚茂龙是侗寨走出去的干部,为这事比校长还着急,两人就写出申请,向上级打报告,四处奔走,呼吁解决龙统小学的实际困难。

上级了解情况,同意修桥,2006年拨款26万多元,开始建桥。2007年,一座宽约2米、长达97米的铁吊桥凌空飞架在车坝河两岸。吊桥建成通行那天,县乡村的主要领导都来参加剪彩活动,山铁炮、爆竹齐鸣,对河两岸群众老少都跑来参观,在桥上蹦蹦跳跳,脸上乐得开春花。

交通不便,是造成毛坪侗寨和龙统村其他群众绝对贫困的根本原因。站在龙统村的龙统坡顶,放眼四望,整个龙统就像一口朝天大锅,全村的10个自然寨,2000多人,散落在这口大锅的锅沿上、锅壁上和锅底里。村庄四周被高耸入云的沉重大山紧紧围困,车坝河却像一把利刀在龙统的心脏上—刀劈下,将龙统从正中一分为二,一条长达数公里的大峡谷,再次从内部增加了群众的往来和出行难度。



龙统“爱心桥”

为了摆脱数百年来出的山难,摔掉肩挑背驮的苦难日子,龙统群众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组织起来,积小钱办大事。从1998年起,在陡峭的龙统坡的“锅沿”上,一寸一寸地掘出通往羊桥集镇的出山路。因修路的成本高,难度大,修了几十年,龙统公路都不能通车。

2017年,精准扶贫政策在岑巩大地上纵深推进,一条宽4.5米、长达13.6公里的水泥公路,横穿龙统的高山峡谷,一头连通5公里外的羊桥集镇,一头通往岑巩县与铜仁市的交界地。

龙统村的两头都通畅了,唯独“心脏”不通。车坝河上的铁吊桥不能通车,从两头进入龙统的车辆,来到毛坪,看到前方的公路近在眼前,却根本无法过河。

为了解决出行难,龙统村经过多方努力,一座水泥钢筋大桥顺利建成,彻底斩断了龙统群众肩挑背驮的苦难历史,老老少少无比欢欣,感恩戴德,亲切地称它为党和群众的

“连心桥”。

如今的龙统村不仅富起来,还亮起来,美起来了。短短几年,贫穷闭塞的龙统村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蝶变。

退休在家10年的姚茂龙,依然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他的儿女们都去了大城市工作,接他去享福。他说,他哪里都不想去,生活在毛坪最幸福。他家就坐在三座桥的桥头。侗寨的破烂木房完全变成了林间别墅,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间,美如图画。门前的桥也不再是侗寨人家生活中沉重的期盼,早已变成了一道迷人的现实美景。

侗寨的群众发现,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人来毛坪侗寨看风景,特别是在夏天,车坝河滩沙白、花艳、草青。桥头两岸撑起一大片帐篷,人们尽情地享受清凉的河风,清澈的河水,以及侗寨的风情。一些年轻人,专门开车来吊桥上拍婚纱纪念。一些摄影人,酷爱侗寨门前的梯田、山峡、溶洞和河流风光……